



河南先生文集

河南先生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春岑閣鈔本

高平范仲淹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用於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師魯演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流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真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爲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遷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

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机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矣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爲之墓銘稚圭爲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河南先生文集總目

卷一

皇雅

律詩

卷二

雜擬

卷三

雜文

卷四

記

卷五

序

卷六

書啟

卷七

書啟

卷八

書啟

卷九

書啟

卷十

書啟

卷十一

書啟

卷十二

行狀碑

卷十三

表碣述誌銘

卷十四

誌銘

卷十五

誌銘

卷十六

誌銘

卷十七

誌銘祭文

卷十八

表疏

卷十九

劄子

卷二十

奏狀

卷二十一

奏狀

卷二十二

奏狀

卷二十三

奏議

卷二十四

申狀

卷二十五

申狀

卷二十六

五代春秋

卷二十七

五代春秋

卷二十八

附錄

河南先生文集總目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皇雅十篇

天監 西師 耆武 憲古

大鹵 帝籍 庶工 帝制

皇治 太平

律詩七首

贈三鄉浮圖智聰一首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過興平哭耿諫議喪呈經略副使韓密學一

首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少卿一首

和河東都轉運施待制二首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一首

皇雅十首

天監受命也自梁至于周兵難不息 宋受命統

一萬方焉

天監下民亂靡有定甚武且仁祚厥真聖仁實懷

休武以執鏡匪虔匪劉拯我大命自昔外禪月經

日營令以挾制政以陰傾 帝初治兵志勤于征

奄受神器匪謀而成淮潞弗虔卒汙叛迹戎略戎

嚴皇威有赫彼寇註民吾勇其百殄厥渠魁貸其

反側 帝朝法宮左右宗公仗大悍士以雅以容

爾居爾室爾工爾農既息既養惟天子功

天監四章章八句

西師征蜀也

主用西師岷梁弗賓匪曰負同實交晉人予訓予

誓合我將臣正厥有罪無庸傷民矯矯虎士載推

其璧于嗟孟侯亦果其策迎師而降靡抗鋒鏑豈

獨身謀完是宗國蜀都既平將臣失律此衆悍驕

彼民危懷當塗叫呶合萬為一匪懷則威 帝心

是恤 帝曰將臣子嘉乃庸廢命毒民爾弗有終

邦典用疑惟罪惟功靡殛而削協于厥中 帝曰

孟侯受封于楚淑旂璋戈備物異數俾爾族姻及

乃文武服在王庭靡不有序蜀民呼歌天子威靈

保我者封暴我者刑匪功是和匪弱是陵天子惠

民疇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耆武受俘也命將伐南海平金陵俘二王以獻

耆武定功時惟二方淮服其義海南遂荒孰孱而

韜孰暴而得自底不諫乃終滅亡 帝戒二俘同

即爾誅子惟民無辜休息是圖時其輯矣寧威獨夫 帝嗟汙邦久罹于兵或暴下以征或數虐以刑予命中央協于國經民服德音室家以寧

晉武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令守臣也削其附庸以強帝室焉

帝懷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守臣惟屏惟翰在昔艱難弗惠訓典跨都連城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征繕以息以容終焉叛換凡今帥臣袒厥聞見匪革亂原曷清多難 帝告庶邦式是典彝元侯顯父戚臣宗支正乃封圻予一人是毗凡曰附城周爾俾之畜兵厚賦靡爾得私毋去而國作福作威天子有命嗜敢不祇子孫承承唯萬世規

憲古二章章十六句

大鹵王師討晉罪也

冀州之疆粵惟大鹵俗伎而專地扼而固協比幽都蕩搖邊圉三垂旣夷克威弗沮 帝御六師百萬貔虎剪其附庸至于城下鋒鏑始交梯衝如舞蠢爾羸王請附降虜我士奮揚頽究吾武 皇帝曰吁念彼黎庶匪鯨匪鯢復爲王士晉郊既平九區以寧陳功太廟告假威靈在昔武王于尚觀兵

維我 藝祖亦勤于征匪貸晉罪俟厥貢盈聖作聖繼巍巍相承皇矣 二右功莫與京

大鹵二章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四句

帝籍修故典也躬耕以勸農焉

帝籍于郊典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祀在于誠匪勤于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 帝謹二物乃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厥庶民千旬有制飭哉惟寅帝賚高年式宴且喜種種黃髮族丘而議我生艱難暴亂以繼耳祖金鼓日狎戎器皇其我圖親講農事有子有孫力田孝悌鼓舞至仁薰焉如醉

帝籍二章章十四句

庶工任賢也

帝咨庶工疇其輔予俊人以登厥勞乃圖匪志舊勳非賢勿俞巍巍衮台盛德以居任賢伊何昌言是庸勉告爾猷固恤迺躬豈無 辭悌于予衷于不爾疵爾無面從始時從官 容揚揚今 帝左右儒冠煌煌朝廷以尊文物典章得人之盛奕世重光

庶工三章章八句

帝制北方請盟也

帝制萬邦固有弗賓蠻夷戎狄羈而勿臣威格三方稽顙獻珍單于革心願交使人 帝謀公卿列侯庶校咸曰彼心暴戾陰狡既擾我疆復利吾寶無若勵兵襲其還道 皇曰有衆予實念茲戰無必勝矧其歸師借曰大獲疇能盡之益俾餘醜毒吾朔陸乃翕其盟北州以綏在漢世宗抗威北戎暴農算商經用弗充中士震駭漢南始空降及後世猶稱厥功初穆 聖考德無與偕匪勤于兵北人遂來建是三紀遠俗以懷生民休息嗚呼仁哉 帝制五章四章八句一章十句

皇治恤刑也 帝仁于用刑在位者以寬恤為治焉

皇底其治欽哉惟刑在疑而宥罔察為明愛怨弗肆孰為重輕毋一弗辜惟典之平前世理官倚法以刻匪彼為仇益曰任職令之蔽獄務正其辟鑿于前人繫我仁德皇德在仁寢而成風公侯卿士靡不率從彘卵萌生咸保厥終不鄙不夭樂哉融融

皇治三章章八句

太平封祀告成功也

噫太平無象今世烏得而知維盛德可迹今其封祀之儀東岱宗兮西汾脰禮上帝兮實地祇 皇有征兮吾民以嬉 皇有祈兮吾民是私天數佑兮俾 皇之釐永世億寧兮無疆之基

太平一章章八句

律詩

贈三鄉浮圖智聰一首

伊昔相逢日子今二十年師隨安樂住我豈利名牽自笑真徒爾何如養浩然西門女儿路未得賦歸田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隋氏一字內三將背勇大賀公活以果揚素成有誅賢哉韓柱國身與功名俱廟食垂後世祀典誠有諸荒忽臨終言遂此惑庸愚

過典平哭狀傳諫議喪呈經略韓密學

去年使旆西征日一見稱君胆氣豪始信推心待國士能令視死如鴻毛從來拔筆輕文吏自此橫尸貴爾曹槐里今朝逢精旒依然舊館一長號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鈞少卿

雨漲灘頭沙已空一帆西上快清風誰知去郡還

遲意猶逐淮波日夜東

和河東施待制二首

已成沈約難并恨且奉陶公有限孟感事傷春多

少意星星漸入髮中來

又一首

千里觀風使節來百城舒慘繫行臺威嚴少霽猶

知幸誰信芳樽鎮日開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

神驥渴死追無蹤高妻眩目迷虛空九衢懽游尚

故處一日忽在終南峯附勢趨權徒擾擾生歌死

哭何思恩人間萬事既能了莫教聲譽過關東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

雜擬九篇

敘燕 息戍 述享 審斷

原刑 敦學 矯察 考績

廣諫

敘燕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茂能自固以

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

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

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

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

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

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秦然不

以兩河為額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

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據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

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

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

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于爭地倚

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閒夾擊無不勝矣益

兵不分有六弊使敵奮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

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
中才蓋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驅無復顧忌四
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
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責臣監督進皆由中御失於
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
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弃之符堅泚
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
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
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勦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
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
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
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
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
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徵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
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
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鑿此少以悟世主故
迹其勝敗云

息戍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徽千里環
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

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而漢先零東漢燒當
晉氐羌唐秃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
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
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
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
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
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
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
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
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 國家專利募商入粟
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
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
其乘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
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
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
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
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北西北
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
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

獨其雜儒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
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閭常若寇至以關內河
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
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
其形勢積衆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
習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
之策乎

述享

宗廟世數先儒論之甚詳歷朝頗以七世爲允此
不復議然郡國建廟及陵寢之制可得祭舉自漢
世郡國始立祖宗廟及從叔孫議增建原廟則京
師祖廟有二若夫陵寢之制則因秦代而寢廢之
古不墓祭秦王起寢墓側漢因之諸陵寢皆以梅
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上酎後漢以正月車駕上
原陵如獨顯宗遺制無起廡屋故張輔稱之曰顯
元會儀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魏武高陵依漢
羊詔罷之以從先帝儉德唐氏陵寢頗循漢制禮
之志自是園邑寢殿通絕唯景龍世特豐昵廟龍
二年制歇陵三年之後朔望景龍世特豐昵廟龍
二年博士以諸陵日祭非古詔乾陵朝脯進奠昭
獻二陵每日一祭御史進正觀成春秋仲月遣使
巡陵武后朝每四季月行誕辰忌日遣使諸陵起
居數乾陵冬至寒食遣外使忌日遣使諸陵外
式正觀至於西都行幸並建太室中宗后兩京不廟
四時俱享自後議

者紛爲入寺有二一曰必有其廟時享之日以陀
官攝二曰建廟主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寺三曰
存廟廢主駕或東幸則飾舉單奉宗師學廟之主
迹其制度大率主於隆而不主於殺也豈非篤孝
思之意廣親親之恩乎然觀夫先王之致孝也極
乎配天盛乎禘祫致精明之德躬裸獻之禮重之
慎之盡夫至誠而已若乃盛日祭於園寢委時享
於下國雖美物備致而至誠不篤與夫周頌所稱
不其異哉

審斷

漢史書元帝優游不斷爲表世之戒夫擊御臣之
柄以強主威孰不由斷哉然斷者或審之以昌或
任之以亡周公忍親親之誅尼父行僞辯之戮漢
祖從輓輅之說審于己者聖審于人者明也尚辛
酷忠良之刑桓靈極黨錮之獄任于己者暴任於
人者昏也是故天下惑之我行之審于己也我惑
之正人莊士言而從之審于人也天下賢之我戮
之任于己也我惑之嬰辛近習言而聽之任于人
也與其斷而不審不若優游之愈也嗚呼聖或所
不能暴或所不爲若昏與明後立其鑿哉

原刑

刑罰世輕世重其來尚矣降三代稱治莫盛有唐

唐之憲令大較施于今不甚異而正觀中天下斷

死刑止數十其治主矣正觀四年天下斷死刑二十九人國家兩

河罷兵三十年民力不罷仍歲豐稔而斷重辟歲

過二千天聖元年至三年或二千七百聖君慈仁未

嘗以威怒肆一不辜其請傳死者率用恩貸昔帝

元以尚此然斷獄煩簡何具遼哉夫今之罪麗于

死者貧十居九非貧不忌法蓋其自愛不篤也夫

南畝之民儲一歲之備者十鮮一二其次擁錢富

室出倍稱之息其次質產入租交為人傭下乃轉

徙他即壯者隸兵弱者勾食不幸為盜賊窮矣今

歲殺盜千數而為盜者十不一死是天下盜常數

萬也遠為徐樂憂天下之患可為波戒至若山澤

之利古未權者復盡銅之矣故民輕於犯禁徂於

變詐勢使然也國家盡地力籠物貨非以自奉顧

用度廣爾今天下有承平之名而不免兵興之費

雖欲輕斂弛禁亦未免也彼正觀世西夷非素弱

也警急非無備也文物制度非暫削也何德而及

此亦御之有術而已今欲師正觀之省刑莫若究

其源其源在謹兵籍制經用而已夫兵食不浮國

用不究然後賦斂可輕山澤可弛人人自愛而重

犯法也如不究其源雖日下欽恤之詔察大小之

獄欲犯法者不究則庶矣期于刑省不其難哉

教學

今大學生徒博士授經發明章句究極義訓亦志

于祿仕而已及其與郡國所貢士並校其術顧所

得經義訖不一施反不若閭里誦習者則師道之

不行宜矣若俾隸業 大學者異其科試唯以明

經為上第則承學之士孰不從于師氏哉議者欲

郡設學校誠甚高論然天下業經以萬數而傳師

學者有不一二不澄其源雖置之無益也又卿大

夫家階賞典得任者其年及程止校以章句為中

格急用補吏非志學者不能自勉故門選益衰世

德罕嗣廢學故也周官設氏掌教國子蓋公卿大

夫子也今祭酒實其任謂由門調者宜籍于師氏

策以經義始得補吏優其高第賜其未至則學者

益勤仕者能世其家矣

矯察

國朝規唐制設登聞四檢廣言事之路而憲防未

著非以懲艾誣訕敦勵忠讜也若乃讖切人主建

明時政固上之所欲聞也至于挾撻隱過年斂細
利寧有補于政哉夫黠績非以蔽聰外屏非以蔽
明蓋任視聽不足盡乎聰明也前世居國者或喜
聞外事任察爲明有陳閭里之事者嘉其無隱以
爲傾盡至其垢汙忠賢害莫甚焉是以鈞黨之銅
發于近習告密之獄起于廣聽緬鑿前事豈不根
于微萌哉謂可申嚴著令凡人之隱慝非律所得
言者罪之謀利而遺民者報罷則昌言日進而除
諛微幸者少微矣

考績

國朝考績之制自三品以下悉自上功狀有可程
殿最覆奏以陞退之所以甄年勞而重祿賞也夫
以庸制祿天朝之典也難進易退人臣之常也故
上推其賞下競于讓官唯其才衆無覲心然後廉
恥興行風俗敦厚也今臣下自紀績效以干賞典
是則銜鬻者被祿沈默者稀遷奔競之風靡然成
俗得不矯其弊哉按唐正觀故事門下置具員以
次補庶官未嘗人人自薦以希進用也建中三年
中書上言正觀故事常恭官外官五品以上每省
除拜中書門下皆主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課以

爲選授此國之大經也今諸刺史四考郎中
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餘並雜故事宜
循其制申命有司自五品而下謹其官簿取歲月
當遷者籍其治行于朝而命之有司失舉與自上
功狀者鈞其罰無乎爵賞之柄出于天朝貪冒之
源少以懲艾豈非崇讓一端乎

廣諫

昔舜命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
王受又曰小人怨詈汝則皇自恭德是則君臣道
隆辭達而已矣然禮有五諫聖人從諷者蓋爲人
臣言之也若爲人君言之雖聞怨詈亦將自儆不
無益也或曰禹周公奚不諷曰申戒于未然雖激
猶諷也陳事于已兆雖諷猶辨也大禹周公之爲
臣也欲其君克終厥戒但後世不見其過舉德美
充乎無窮與夫違而弼之異矣嗟乎後世以禹周
公之道事君者庸非忠乎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三

雜文九篇

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首

攻守策頭問耿傳一首

憫忠 辯誣 兵制 退說

好惡解二篇

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首

論曰天地有常位運曆有常數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故夫王者位配於天地數協于運曆主其社稷庇其民人示天下無如之尊也無二其稱也故易曰大賈史曰神器苟社稷有主而僭其稱號則其名曰盜其位曰竊示萬民可得而誅後世可得而貶千古不易之道也自晉室不綱五胡猾夏元帝艱難否運奄有東南景命未融不失舊物迄於恭帝百有四年宋祖有代德而受外禪復六十年而禪齊齊二十六年而禪梁梁五十年為侯景所篡梁元帝攘戎狄而篡舊位遷都江陵三年為西魏所滅則東南之運絕矣始後魏道武以晉太元二十一年即位都代後六代孝文遷都雒陽後復六代孝武遭高歡之難遷都長安是為西魏西

魏三代恭帝二年始平江陵江陵平一年禪于周周二十五年而禪于隋隋三十八年而禪于唐推而言之則東南承襲之運至江陵陷沒當傳于魏魏傳周周傳隋隋傳唐為得其實而江陵之陷陳霸先立梁元之子方智為帝復不能輔而代其位是為陳蕭督據一州之旅稱帝三世是為後梁魏孝武之西遷也高歡立清河王子善見為帝稱東魏既而高歡子洋篡其位是為北齊而前史列東魏後梁並篡為帝號北齊陳氏各有國書逆順不分稱謂紛揉若以蕭督為中興之主霸先是曰元兇霸先為受命之君隋氏當為叛國昔蜀先主以宗室之胄據有全蜀為魏所滅遂黜其帝吳孫權以三州之眾傳及四世為晉所得竟斥其名以義則蕭督未及漢中以地則霸先豈偕孫氏東魏之立不異于聖公益于北齊之僭有同乎劉聰石勒但後梁東魏有國之後可正以王名陳氏北齊竊號之臣空斥為叛寇或曰子以魏平江陵始為正統則道武而下亦不可以稱帝列紀邪北齊後周俱承魏禪豈獨帝周而虜齊耶予曰不然夫魏武晉宣未享於皇極陳壽于寶各標其帝號彼為得

理此復何嫌况魏氏孝文已來文物太盛三分天下有其二至于末世竟平江表在昔秦爲列國太史公尚爲立紀者蓋以其後世能成帝業也此則恭帝而上不猶愈于莊襄前耶但統而言之平定南土方爲正統非謂道武而下不可稱帝列紀也且孝武避狄于秦安定公披草萊建宮室重延魏祚踰十二紀而受其禪魏傳其重齊爲其虜梁爲其臣隋承其運非帝而何噫周之吳楚太伯鬻熊之後也怙恃其衆僭號稱王仲尼修春秋而夷狄之聖人之旨垂戒于方來所以亂臣賊子懼也惜哉唐太宗世修五代史益執筆史官多齊陳之人或其勲列之後是以各夸本國並列正史失之一時誤及千古至使亂臣賊子謂方面可據位號可竊爲下莫得而誅後世莫得而貶不其惑哉不其惑哉

攻守策頭問耿傳一首

問而師之興幾一歲矣爲守計則師無還期坐耗廩粟又邊稅所入不廣當有轉輸之勞若乘之以饑凶民困于內兵失於外非策之善也遠惟前世渡入之利近鑿至道之役豈課今者不可參以古

事將勝敗不繫于人耶然則攻與守必有一術焉爲今計者當如何所論守之害與計勝之說然則若云折李族擊其前大將繼而乘之似未得空何者二族壤土相遠雖俾俱進其戰地戰日不能預制是有俱進之名其實不合勢也彼若置一能旅之衆繼之渡入獨與一旅之共關則衆寡相絕勝勢在彼矣彼旣勝則渡入者益孤吾之大軍復何乘哉古有攻其所必救者虜之以救何地耶所謂吐蕃迎鶻者正合以夷狄攻夷狄義然今之嚼廝頗得吐蕃故地猶見命於朝迴鶻有君長通于京師此二國驟親之使其自爲攻計恐不能得其渡劫徒市虜自利耳若循唐至德故事使天將傾之又虜且不從凡此皆當詳極其說

閔忠

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好水川姚峽隴山外屬平涼而去羊諸將以力戰死明白不可川戰虜並在欺得諸將尸皆被重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遺二噫趨利以違節度其失計信然經略副使韓公行乎邊一萬千人早行曹部署任福壘統諸將合力以制次之任福居後其夕宿三川賊已還懷遠東南去

望日諸將由懷遠躡其後兩路巡檢常鼎劉鼎與
 賊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將馳馬羊牛萬計
 乘輝為軍七好川與賊接壘宋觀武英為一軍
 屯龍洛川隔山相去五里猶遣信相通期以明日
 會兵川上不使賊得逸去是時賊賊自將兵十餘
 萬來營于川口遣青言賊秉義不屈奈何不與其
 死也發已任福乘輝逐賊循好水川犯其鋒賊蓋
 兵目辰至午軍清輝與劉鼎俱戰沒任福曰吾為
 陣亦成福中數箭小校勸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
 大將軍取何足以報主一死足報國遂死之先是
 韓公召渭川都監趙律將兵擊賊軍二千之先為
 諸軍後繼是日及朱觀武英會兵于姚家川與賊
 遇戰合行營都監王珪自羊牧陞城以屯共四千
 五百乘陣于朱觀陣而珪羊牧陞城大至東偏步
 武英乘陣不能視軍自午至中賊兵大至東偏步
 軍潰眾遂大奔王珪武英眾千餘人保民恒發矢
 四射會賊暮引去觀與任福戰處相去十五里然
 至敗不相聞也始賊未與官軍遇大持武廷川諸
 將將既戰死即以其次收軍去故山外之民不
 被毒然諸將戰兵以千六百總二萬三百忠義世
 死者六千餘人指使軍校死者數千人

辯誣

山外之役參軍事耿傳在行傳以通判慶州參任
 傳本當後韓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傳文吏無軍責
 公說之遂行戰不顧被數創死于陣勸傳避去傳不
 勸其避去傳不顧被數創死于陣勸傳避去傳不
 答英曰英當此君非三兵者奈何遂與英俱死夫
 敗時外轄朱觀擊或勸傳少避鋒鏑傳愈前指額
 自若觀及武英人或誣之曰傳督諸將進俟與大
 熱卒遇敗傳致也後得傳與諸將書戒以持重慮
 為虜誘此豈督諸將進邪壬辰夕傳在朱觀中營
 勝應首與虜大軍相遇切戒之自寫若朱觀名以
 我任福軍中任福敗孔日史以書白韓公公即奏
 上以示錄諍言宋與八十載文吏死率者或以城
 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此義一也至如臨大敵
 不憚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傳此者亦鮮悲夫
 謀既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為誣者豈喜于
 立異邪惡夫為忠邪作辯誣

兵制

與之則已當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
 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沮威雖死吾弗與後然享
 其富保其主為無愧為身之謀豈不周乎寇仇在
 境師兵在行欲必生以保功難乎哉嗚呼喪兵沮
 威以取死豈諸將心耶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言無
 使謀其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
 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
 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
 國鞭笞四夷而後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
 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
 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